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歌浦潮

第二十三回 吃苦頭良宵推磨 使酸勁暮夜摧花

看官們大約急於要知倪伯和因何一夜之間，變得如此狼狽。做書的不敢違命，只可權把方振武赴宴之事擱起，先敘倪伯和自那夜在媚月閣院中，花酒散席後，因時候尚早，先到三馬路王熙鳳家，恰值熙鳳出局去了，便和她家娘姨媽子們，談了會天，等著熙鳳，還不來。只得離了三馬路，踱向大馬路，意欲兜一個圈子回家。走過樓外樓門口，見上上下下的人很多，因想這時候回寓也睡不著，不如上去玩玩。自己往日雖同壽伯上去過一次，卻是白天去的，玩的人不多，聽說現在新到了一班杭州木人兒戲，很為好看，而且價錢又便宜，只須化一角錢，就可看一個不亦樂乎，有何不可。當下便在櫃上買了一張盤梯票，走了幾層，看看還有一大半，因他同壽伯來時，買的是電梯票，故此並不覺高，此番走了盤梯，四面兜轉，已多了幾倍路程。因此才走得一半，已覺腿骨酸麻，再也支持不住只得在梯旁放的椅上，坐下喘息。眼看著電梯上下的人，暗羨他們好福氣。坐不多時，氣力回復，拍一拍腿，站起身預備再走，忽見面前那座升降機，又向上開來。伯和慌忙止步觀看，此中又裝著那幾個有福之人。卻見裡面只有一個司機的，載著個衣妝華麗的中年婦人，那婦人見了伯和，不知怎的瓠犀微露，對著他一笑。這一笑笑得伯和骨軟筋酥，兩腿無力，不覺又在方才坐的那張椅上坐下，更要仔細看那婦人時，無如電梯已開過頭去，看不清楚。伯和呆了一呆，重複站起，一氣奔到樓上，只見書場中人已坐滿，木人戲剛巧場開，伯和無心觀看，只向女客座中找尋那婦人，那裡有她的蹤跡。伯和暗暗稱奇，一看外面場地上也有人坐著，即忙跑到外面，也不見她在內，心中益覺奇怪。暗想我莫非老眼昏花，看錯了人嗎？又想起那邊有座哈哈亭，不知她可在那邊，進去一看，果見那婦人站在哈哈鏡前，把一方手帕掩口葫蘆。伯和好生歡喜，慌忙挨到她身旁照鏡子。鏡中照見自己身子，縮得和一個扁柿子一般，又闊又矮，不像是個人兒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那婦人見他發笑，也就笑將起來。兩個人笑聲混做一片，伯和笑道：「這鏡子很古怪，怎麼好端端的人兒，變作這般模樣？」那婦人接口道：「這鏡子玻璃凹凸不平，所以照出來不成模樣，其實並沒甚古怪。」伯和伸手一摸說：「咦，果然這鏡子是歪的，怪道照得人頭昏腦眩。」兩個人三言兩語，居然搭起話來。那婦人站了一會，走出哈哈亭，向書場這邊看了一看，口中嘖嘖道：「阿喲，人多極了，天又這般熱，怎麼坐得下去，還是外邊坐罷。」說著，便揀一個僻靜之處坐下。伯和不敢同她並坐，便挨在她貼背後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卻把兩臂擱在那婦人椅背上。那婦人故作不知，眼望著前面。伯和意欲與她說話，又因適才望著鏡子，有說話的由頭，此時無緣無故，不便開口。心想他若能對我看一看，或是笑一笑，我便可問她姓名了。無如那婦人並不回頭，眼望著新新舞台的屋頂出神，似乎側著耳朵在那裡聽隔壁戲。伯和好生著急，一連咳嗽了幾聲，那婦人仍不回頭。伯和無奈，伸出兩個指頭，想在那婦人背後戳一下子，又恐戳得她惱將起來，反為不美，因此搔耳摸腮，不得主意。忽然一想，橫豎我這般年紀了，便戳她一下子，她仍客客氣氣的固好，如若真個翻臉，只說出於無心，偶而碰著，料想旁人見我年老，決不致疑心我去尋她開心的，想罷，便撩一撩衣袖，將右手雙指相並，用足了勁，先在那婦人背上虛空畫了個圈子，然後輕輕在圈子正中一戳。一戳之後，縮手不迭。那婦人卻被他嚇了一跳，回頭對伯和一看，笑道：「咦，你怎麼也在這裡？為甚不坐到裡面去看木人兒戲呢？」

伯和笑道：「裡面人擠得很，還沒請教奶奶貴姓？」那婦人笑道：「你問作甚？」伯和臉一紅道：「沒甚意思，請教請教而已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先告訴了我，我再告訴你。」伯和道：「我姓倪名喚伯和，可告訴你了，輪到你說呢。」那婦人笑了一笑，把手帕掩著嘴，和蒼蠅躲在甕子裡似的，哼了一個字，伯和聽不清楚，問是什麼？那婦人道：「我已告訴你了，還問什麼！」伯和道：「我實沒聽清楚，對不起，你再說一聲罷。」那婦人起初不肯，經不起伯和再三盤問，才告訴他姓吳。伯和又問吳奶奶府上住在什麼地方？吳奶奶笑道：「你也太古怪了，為甚問了人家姓，還要問住處呢？偏不告訴你。」伯和苦苦相問，吳奶奶始說住在中旺弄，又問伯和住在何處。伯和說在孟淵旅社。兩個人你問我答，漸入佳境。伯和問知吳奶奶的丈夫，是做輪船生意的，十天回家一次，今天早上開船出去了，便要求吳奶奶，領到她家去玩玩，吳奶奶不肯，伯和涎著臉勸她，才答應了。

此時將次十二點鐘，木人兒戲已完，遊客紛紛散去。伯和補了一張電梯票，與吳奶奶一同下樓，僱黃包車，坐到中旺弄。吳奶奶帶著他，走進一條裡內，裡邊電燈不甚明亮，只見挨次櫛比，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庫門，一邊是前門，漆著黑色，一邊是後門，泥著紅色，幾十家盡是一個式樣。吳奶奶走到一家後門，輕輕叩了幾下，接著門開了，有個傭婦打扮的人，探頭望了一望，見是吳奶奶，便閃身讓她進內。吳奶奶向伯和招招手，伯和心中突突亂跳，一腳跨進去，見是間廚房，灶上點著油盞燈火，眼前覺得烏漆漆的，當地還放著一部磨粉的石磨。傭婦閉上門，也不理會他們，徑自走到前面去了。吳奶奶教伯和在灶間內，權站一會，自己暗中摸索的走上樓去，半晌才手拿著一盞火油燈下樓。不知怎的走到半扶梯，燈又熄了。吳奶奶重複上樓點上火，才下來招呼伯和，一同上去。

伯和走到樓上，見房中擺設簡陋，像是個經紀人家模樣，心中並不懷疑，放膽在床沿上坐下。忽聞下面開門聲響，伯和一驚，站起來，要向窗外觀看時，卻被吳奶奶攔住，笑說：「這是娘姨出去泡茶，你看她則甚？」伯和才放了心。又見壁上掛著許多小照，一大半是吳奶奶自己的，還有幾張，男女不一。伯和指著兩張男人的小照，問吳奶奶是誰。吳奶奶回說：「一個是丈夫，一個是我兄弟。」伯和看內中一張面貌，果與吳奶奶相像，便說：「這一個大概是你兄弟了。」吳奶奶笑道：「可巧是我丈夫，那一張才是我兄弟呢！」伯和很不明白，偷眼看吳奶奶，寬下紗裙，露出紅點子細花的絲光席法布單，三寸金蓮，穿著粉紅洋襪，頗為動人。又看她把上身那件平紗夾衫，也脫下了，內襯的也是席法布單衫，一身白裡帶紅，很是好看。吳奶奶把衣裙一一摺好，放入櫥內，向伯和一看，帶笑說：「倪先生可要寬寬衣嗎？」

伯和巴不得她有這句話，當下把紗馬褂，熟羅夾衫，一併脫下，交給吳奶奶，摺了藏入衣櫥。伯和貼身穿著一身土布衫褲，外罩熟羅緊身馬甲，熟羅套褲，露出他新置的那只金錶，金鍊一頭，扣在鈕子孔內，一頭連著表藏在馬夾表袋中。還有兩隻口袋，一隻藏上鼻煙瓶兒，一隻大約有三四塊洋錢在內，叮作響。吳奶奶看在眼內，暗暗歡喜。伯和亦甚得意。此時樓下門聲又作，伯和料是娘姨泡茶回來，並不介意。忽然聽得除了那娘姨聲音之外，還有個男子說話聲音。伯和怔了一怔，吳奶奶慌忙開了窗，問是那一個？下面娘姨答應說：「是二少爺來了。」

伯和大驚，問二少爺是誰？吳奶奶低聲道：「別做聲，這是我兄弟，他從不上樓的，你放心便了。不過他也在我丈夫船上辦事，早起船已開出，為何半路折成，待我下去問他一聲，你在樓上休得走動，給樓下聽出聲響。」一邊說著，一邊經移蓮步，下樓去了。伯和坐在床沿上，懷著鬼胎，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個，深恐給樓下聽見。不一時，吳奶奶慌慌張張的奔上樓來說：「不好了！」伯和大吃一嚇，問其所以，吳奶奶顫聲道：「我丈夫的船，今天早上本已開出，不道在吳淞口外攔了沙，船身不能行動，據說要派拖船去拖，至少還得一二天耽擱，故而他們都趁火車回來。我兄弟先來，丈夫在大馬路買些東西，馬上也要回來了，如何是好？」話猶未畢，忽聽得後門口有人哈哈大笑，吳奶奶慌忙奔到後房窗口，向外張了一張，疾忙跑回來說：「壞了壞了，他已回來了，現在後門口和人講話。一時三刻，就要進來咧。」

伯和嚇得面容失色，渾身發戰，沒了主意。吳奶奶又道：「不然，還可開前門放你出去，如今客堂中有我兄弟坐著，他自己又在後門口，真是前有追兵，後無去路，如何是好？」伯和聽了，更覺著慌。吳奶奶又連連催他自己設法，伯和顫聲道：「我那裡有法想，好奶奶，求你給我一個地方藏身罷。」吳奶奶皺眉道：「這房裡地方又小，那裡藏身得下，後房更不消說了。樓下客堂中，又有我兄弟在彼，也罷，你快把馬甲套褲都脫下了，交給我替你藏著，一面在床底下，摸出一套破爛不堪的夾襖褲，說：「你權把這套衣服穿上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伯和依言，把馬甲套褲脫下，連著金錶銀洋等物，一併交與吳奶奶。吳奶奶拿來，捲作一團，塞在衣櫥內，拿一把鎖，將櫥門鎖上了，看伯和穿上破衣，叫他放輕腳步，一同出房，躡足走下扶梯。樓下通客堂的門，本掛

著條門簾，因此客堂中人，看不見裡面的動作。吳奶奶帶著伯和，到灶間內，掇一條板凳，教他在磨子旁邊坐下。又把一隻米籬上蓋的布揭開了，輕輕對伯和說：「少停他進來，你假做牽磨。他若問時，我便說喚你來替我家磨粉的。待他上去後，橫豎他睡在後房的，我再設法替你衣服拿下來，給你換上出去便了。」

伯和大喜，暗暗佩服吳奶奶的計較高妙。這旁邊佈置停當，外面已發作蓬蓬叩門聲響。伯和慌忙抓一把米，放在磨眼內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推動磨盤。吳奶奶不慌不忙，上前開門，放進一個三十左右年紀的男子，手中還提著一個包裹。伯和不敢對他多看，低著頭拚命推磨。那男子一進門，便呼晦氣，牢船又攔了沙喇。吳奶奶道：「大約要耽擱兩三天罷。」那人道：「自然。」又對伯和看了一眼道：「粉還沒磨好麼？怎麼又換了一個人咧？」吳奶奶道：「在先一個害病走了，這是他的替工。」

那人對伯和笑了一笑，徑向客堂中去了。吳奶奶向伯和擠擠眼睛，隨著那人走入前面，伯和獨自一人，用力推磨，可恨這部這部磨盤，很為沉重，一個人推時，極其費力。伯和推了一陣，力不能支，只可放手暫息。竊聽客堂中吳奶奶等一班人，正在高談闊論，料他們一時還不上樓，自己弄得不尷不尬，又不敢招呼吳奶奶。要推磨沒氣力，要逃走又沒衣裳，一個人好不著急，深悔適才自己不該色膽如天，闖進別人家內。又想初來上海的時候，看看戲，遇見那個王金寶，雖然花了幾百文錢，卻沒受什麼驚嚇。這一番錢雖沒花，驚嚇可受得大了。而且牽磨推粉，這種苦頭也是我自出娘胎第一遭吃呢。正思想間。忽聽得客堂中說話聲音漸近，暗想大約吳奶奶的丈夫要上樓了樓梯腳下，看灶間內極其真切，自己不敢偷懶，竭力推磨。果見門簾起處，吳奶奶和他丈夫，都走了進來，卻並不上樓，徑向灶間而來。伯和急了，拚命推磨。那人走進灶間，一語不發，站在伯和面前，看他牽磨。伯和好生窘急，不敢放鬆，盡力推磨。吳奶奶見了，心中似很不忍，對他丈夫說：「你白天辛苦了，快去睡罷。這裡磨粉，看他則甚？」

那人道：「這老兒太不中用，怎麼只一籬米，方才我進來時這許多，此時還是這許多，沒少分毫，一定背著人躲懶。這種老兒，焉能出來賺人家工錢，真是豈有此理。我務必看他磨完了這一籬米，才去睡。」伯和聽了，吃驚非校暗道糟了，這一籬米磨完，可不要了我的老命麼！吳奶奶只顧勸那人去睡，那人那裡肯依，不住的罵伯和死老兒，不中用的東西，怎麼不放鬆些氣力出來，今晚磨不完這一籬米，休想拿錢。伯和不敢做聲，拚命的推著磨，兩臂又酸又痛，額上的汗，和珍珠一般一粒粒直冒出來。那人見了，更罵得利害。吳奶奶苦苦的勸道：「他也一把年紀了，你讓他慢慢的磨罷。太逼緊了，也罪過的。」那人怒道：「你們婦人家，只曉得講慈悲話，其實這種老兒，就死了也沒甚希奇。既如此，我看他今夜也未必磨得完，而且夜深牽磨，累人家不得安睡，不如打發他出去，明兒再來磨罷。」吳奶奶道：「你先上去，我自己打發他便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偏要看他走路。」吳奶奶無奈，假意說：「我還沒給他工錢呢！」

那人聽了，便在身畔摸出兩角洋錢，丟給伯和，開了後門，命他快滾。伯和如逢皇恩大赦一般，跨出門外。那人隨手把門兒閉上，接著一陣笑聲，大約是和吳奶奶一同上樓去了。伯和大大吐了一口冤氣，伸一伸腰，舒一舒臂，猛然一陣風來，吹得胸背涼颼颼的，低頭一看，才知身上還穿著一套破夾襖褲，自己的馬褂、夾衫、馬甲、套褲、金錶、銀洋、鼻煙壺等物，都藏在吳奶奶房中衣櫥內，心知少停那人睡了，吳奶奶一定要送下來還他，因此不聲不響，站在後門口，安心等著。豈知等了一點多鐘，那扇後門永不再開。側耳聽門內，聲息全無。料想裡面眾人，都在好夢正酣的當兒，此時六街靜寂，萬籟無聲，伯和雖沒看表，心中估量大約已有後半夜兩三點鐘光景。五月天氣，日中熱，夜間涼，伯和覺得一陣陣寒風激骨，不由的牙關打戰，渾身亂抖，又是困倦，又是寒冷。方才推了一會磨，兩臂十分酸痛，此時站立多時，雙腿又覺麻木，意欲敲門，又恐被那人聽得。意欲回寓，身上這般模樣，如何見人。正在無法可施之際，忽然眼前一亮，離開自己十來步遠地方，不知什麼東西，放出一道光華，射正面上，異常明亮。伯和被他逼得開眼不得，一霎時那道光又收了回去，眼前頓覺漆黑。伯和十分納罕，猛聽得發光之處，一陣腳聲，現出一個妖怪，身長丈二，頭如笆鬥，面若砂，直向自己撲來。伯和嚇得魂不附體，回身便走。不意兩腿站得麻了，走不幾步。被地上一件東西絆跌一交，那妖怪早已趕到，一把將他抓起。伯和定睛一看，才知是個印度巡捕。

那巡捕起見伯和夜靜更深，掩掩閃閃，站在人家後門口，東張西望，疑心他是個竊賊，便用巡捕燈對他照了一照，不意伯和飛步圖逃，更覺形跡可疑，此時既已抓住，不由分說，將他帶回捕房。捕頭見他衣衫襤褸，也疑心不是好人，吩咐關起來，明天審問。伯和無緣無故，吃他們關在牢內，真是有冤沒處伸，心中好不氣苦。再氣巡捕房的監牢，靠外一面，用鐵條搭成柵欄，裡面並無燈火，借著審事處發出來的燈光，照見地下乃是水門汀，地下卻也沖洗得十分乾淨，橫七豎八，睡著不少犯人。暗想這些大約都是竊賊，不料我倪伯和今夜和他們結一夜朋友，可謂天緣巧合。料想到此地步，也無法可施，明天審問，不難水落石出。只得席地坐下。口中念著齊婦含冤，三年不雨。鄒衍下獄，六月飛霜。明天大約要下雪了。坐了一會，十分困倦，竟和老僧入定般的，坐坐睡著了。次日，那捕頭將他審問一過，沒甚證據，卻不能就此釋放，須待包打聽來證明未犯別案，才可放他出來。伯和雖然極口分辯，無奈身上穿的衣服，不像是個上流人物，聽的人非但不信，反說這個人老奸巨猾，一定不是好人。等到上火時分，才見那包打聽來了，兩個人一照面，彼此都說了一聲：「噢！」原來他二人卻是素識的。那包探便是徐阿珊，在俊人家有事那天，阿珊曾去幫過忙，故與伯和相識。當下伯和告訴了阿珊這事，阿珊說：「你老人家一定踏了仙人跳了，不知你可記得他家門口，如若這人還沒搬出，我卻可以替你衣服要回來的。」

伯和沒口的說道：「記得記得。」阿珊聽說先把原委向捕頭說明白了，才帶著伯和出了巡捕房，回到中旺弄，一進那條裡內，伯和不覺怔住了，只見幾十家都是一式的黑漆石庫門，豬血泥紅的後門。伯和來時，既不曾看門牌號數，又沒記清第幾家，不由的張口結舌，指不出吳奶奶家究住那裡。阿珊對他笑了一笑說：「既如此只可請你老人家自認晦氣罷。若不能記得清清楚楚，冒冒失失的闖進別家去，不是玩的，以後還該自己小心，就不致上當了。」說著，一個人先走了。伯和還不肯心死，走到這家門首望望，那家門口張張，果然被他的一家灶間內，看見一部石磨，不過有個娘姨，卻不是昨夜開門那人。伯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走進去找吳奶奶還衣裳，那娘姨將他攔住說：「什麼吳奶奶，我們這裡沒有的。」伯和怒道：「怎說沒有，我昨夜還在這裡牽了一個多鐘頭磨呢。」

那娘姨聽他說話不倫不類，疑惑他是個瘋子，慌忙將他推出門外，緊緊拴上門。伯和便在門外破口叫罵，哄動一班走路的，都圍著他觀看。恰值琢渠同振武二人由此經過，伯和認得他們二人，昨晚同過席，此時不勝羞愧，回身逃走出來，也不想再要衣裳，僱車坐回孟淵旅社。一進門便有茶房上前攔阻，問他找誰？伯和兜頭呸了一口道：「你還不認得我麼？」茶房定睛一看，失聲道：「阿喲，倪老爺嗎，怎麼穿著這套衣裳？」伯和也不同他答話，回到自己房中。從人見了，也大吃一嚇說：「老爺怎的，昨兒一夜未回，今天變了如此模樣。」

伯和更不多言，催從人開了皮箱，自己揀幾件衣裳出來換了。腹中覺得饑餓，便命茶房買一碗麵來吃了。猛記著昨夜曾答應王熙鳳，今天與壽伯同到清和坊新寓中去點菜。而且壽伯今夜也在樂行雲院中請酒，料想等得我慌了。可惜自己新置的一套衣服，丟在吳奶奶家，此時穿著舊的，到妓院中去，不甚光輝，卻也別無他法，只得懶洋洋的，出了孟淵旅館，自往樂行雲處找尋壽伯不提。且說琢渠、振武二人，到了精勤坊藍河別墅院中，眾人已等候多時。爾錦兄弟與振武已經會過，琢渠替曹雲生、康寅生和另外一個客人引見過了，這人也是位豪家公子，姓甄名喚仲伊，他父親叫做斯盛，在前清時曾做過宮保，說起來都是世交，彼此一見如故，更不客套。雲生替眾人寫了催花條子，肅客入座。振武賦性豪放，同座諸人，又大都是些公子哥兒，真所謂同氣相投，春風滿座，飛觴醉月，賓主盡歡，散席時，仲伊面請振武，明夜某處吃酒。振武一口答應。這夜振武仍宿在琢渠家樓上，依然是賈奶奶盡心服侍，振武不勝感激。次日，琢渠命人把樓下那間糊裱一新，木器店東西送到，一一陳列起來，居然是間絕精緻的外國房間。

振武十分歡喜，催琢渠把珠姐接來，權充婢妾。賈少奶奶心中頗為不樂，私怪琢渠不該替他弄這個騷貨來家，令人見了生氣，琢渠悔之無及，幸得振武沒事時，常到樓上和賈少奶奶並榻吸煙，談天說地，賈少奶奶的氣才算平了。琢渠每夜帶著振武與雲生、寅生、仲伊等一班人，花酒徵逐，流連忘返。振武又寫信至京，匯了大宗銀子來，恣意揮霍，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慨。更把琢渠當

生平第一個好友，一刻也離他不得。琢渠乘間，要和振武拜把子，振武欣然從命。自此二人便兄弟稱呼，更為親密。雲生當初本瞧琢渠不起，此時見他與振武交好，也就竭力將他巴結，因此琢渠的身份，仗著振武抬高了許多。但云生除卻巴結振武、琢渠之外，還要去巴結一個人，不過不能白天前去，卻要黑夜前去，而且只可偷偷掩掩的去，不敢堂堂皇皇的去，你道為何？說來又是本書中一段有趣的材料。須知雲生這人，他父親在日，曾做過一任知府，遺下百十萬家資，雲生既為官家子弟，自幼至長，免不得經過官家子弟應歷的階級，嫖賭吃著，色色都考究過來。也是他資質聰敏，頭腦清明，故而幾重難關，非但被他一一跳過，而且還歷練得件件精工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。娶的那位少奶奶，便是康中丞的八小姐。生得螭首蛾眉，明眸皓齒，妝奩多至數十萬。

雲生有了這一個財貌兼全的夫人，自然閨房之樂，不減張敞當年。無如官家子弟，都有一種習氣，就是我們曉得的家花不比野花香這句俗語，但他們說起來，還有許多曲折，說什麼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偷。雲生精益求精，便不能不在偷字上用工夫了。外間有一班品評雲生的人，都說他出身雖是個官家子弟，講到他的行為，卻和一班拆白黨相仿，故此背後都叫他拆白黨。這些都是閒話。他現在所偷的那個婦人，姓伍名喚玉嬌，也是個有錢人家的姨太太。本夫姓袁，開著一片銀樓，論年紀並不十分老大，而且看待玉嬌，也和珍寶似的，要什麼就什麼。不知怎的，玉嬌還覺得不甚適意，和雲生兩下裡搭上了，賃著私舍，兩個人明來暗往，已非一日。但在先雲生還恐被自己妻子知道，受岳家的閒話，故而不敢放縱。這幾天，恰值少奶奶往杭州進香去了，雲生肆無忌憚，每夜與玉嬌相會。但世間無論什麼事，不能大意，一大意便容易惹禍。

玉嬌的丈夫袁五，雖非官家子弟，也是富室兒郎，拈花惹草的本領，本和雲生不相上下，豈有瞧不出他姨太太形跡可疑之理。暗下一打聽，知道他與雲生相識。不過玉嬌的出身，並不下賤，也是大家閨秀，乃父也曾做過官，自幼將她許配與一個世家子為室，怎奈玉嬌命中不該做人家奶奶，年未及笄，已好招蜂引蝶，這聲名一經傳揚，男家因顏面攸關，只可將她庚帖退回。這時候玉嬌恰和袁五相識，男家一退，便宜了袁五，現現成成的娶她為妾。因此此番雖然出了事，袁五不敢得罪玉嬌，卻在外間揚言，要和雲生拚命。雲生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為了女人面上的事，情願殺身成情，和袁五拚個你死我活。不料袁五嘴硬骨頭酥，見嚇雲生不倒，自己反藏頭曳尾，不敢和雲生較量，卻向玉嬌面前慫恿獻媚，打算玉嬌回心轉意，絕了雲生，自己仍可獨享豔福。無如女人變了心，任你怎樣待她好，都是不中用的。

玉嬌既已心向雲生，便天天在家和袁五淘氣，鬧得袁五走頭無路。兼之他妻子先前見丈夫娶了玉嬌回來，百般寵愛，胸中一股酸氣，正恨沒處發洩，此時也就借題發揮，從旁冷嘲熱諷。袁五三面受敵，無可奈何，想到當初安安逸逸的一分人家，只為玉嬌一人，弄得六神無主，妻子交謫，自知留又留她不住，制又制她不服，只得咬緊牙關，拱手讓人，聽憑玉嬌出來改嫁雲生。雲生如願以償，好不歡喜，日夜伴著玉嬌，不但沒工夫應酬朋友，而且連他少奶奶自杭州回來都不曾親去迎接。這天曹少奶奶，同著李姑太太、魏姨太太、甄大小姐四個人，帶著一班娘姨們趁滬杭特別快車回到上海，早有甄大小姐之兄仲伊僱著汽車，和曹家自己的汽車，在車站等候。曹少奶奶不見雲生，一問汽車夫，知道少爺沒來，心中暗暗詫異。隨命娘姨們帶著行李，坐黃包車回去，自己和魏、李二人同乘汽車，那邊甄氏兄妹也合坐一部汽車。曹少奶奶先送魏、李二人回家，然後自己回轉愛文義路公館中，詢知雲生並不在家，十分疑惑。暗想往年我出門回來，他無一次不親自迎接，緣何今天連面都不見。若說應酬朋友，此時也不是應酬的時候，不知他在外忙些什麼？少停待他回家，當面問他。自己因昨夜預備動身，未得安睡，此時身子頓覺疲倦，重複睡了一會，醒來已是夜分，一問下人，知道少爺適才曾回家一次，因見奶奶安睡未醒，故而又出去了。曹少奶奶聞言不勝氣憤，命人開飯進來，吃了淺淺半碗，因康姨奶奶那天被爾錦阻止未往杭州，一隔半月，頗為記掛，即便親到元昌裡去望她。恰值李姑太太也在那邊，一見曹少奶奶笑說：「原來你也來了我正打你同老七到你家中來呢？」曹奶奶道：「你回家沒睡過嗎？我一回去，已睡了個中覺咧。」

李姑太太道：「我回到家中，不滿一個鐘頭，老七已著人來家請我，幸得同在一條裡內，我馬上奔過來，原想說幾句話就回去睡覺的，不期老七不放我走，適才已在這裡吃了中飯，還打算同到你家去。如今你來了，我也好回家睡覺去咧。」曹少奶奶道：「你別走。我一來是來望老七，這幾天可適意？二來卻是接你同到我家去，因在杭州時不能吸煙，天天吃膏子藥，胸口很不舒服，想必你也如此。現在既已回到上海，還不大大吃他一個爽快，豈不癡了，所以請你給我燒煙。若要睡，少停到我家去睡便了。」李姑太太道：「提起老七，可教我代她生氣。這件事，大約你還沒知道罷。」

曹少奶奶問是什麼事，康姨奶奶長歎不語。曹少奶奶見她面上淚痕未乾，情知又必受了爾錦委曲，忙問李姑太太，所說的又是那一段事？李姑太太先向四下望了一望，才把花如是適才向她說的話，一往從頭告訴了曹少奶奶。原來如是那一天被爾錦阻止，不准與她們結伴前往杭州，一個人想著前因後果，足足淌了半夜眼淚。及至爾錦回來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睬也不去睬她，脫下長衣，向被窩中一鑽，竟自睡了。如是見此情形，更覺難受。想想都為自己命苦，幼年墮落平康，風塵飄泊，從良之後，原指望終身有托，不料丈夫又是個貪財忘義，毫無心肝的人物。目前自己還在盛年貌美之時，已遭他如此待遇，將來年老色衰，更何堪設想。一念及此，心如刀割。大凡婦女在愁苦無聊之際，極易打動迷信心腸，如是自悲命薄，想起自己前生，不知造了什麼罪孽，因此閻王爺派她今生受這般苦報，悲傷無益，只可修修來世，因喚醒了貼身丫頭阿二，命她把茶几香爐，搬到後面曬台上去。自己淨了手，拿一炷香點著了，恭恭敬敬的走上曬台，插在香爐內，當天膜拜了四拜，默默禱告，願上天保佑她無病無殃，消災降福。叩罷頭起來，仰首望見新月如鉤，照著她的影子，映在鄰家曬台隔開的板壁上，好似一個人陪她站著一般。如是才閉了曬台門，回到房中。見爾錦鼻息如雷，睡興正濃，不敢將他驚醒，便挨在他腳櫃頭睡下。

次日，宵深人靜，仍到曬台上燒了一炷香。一連數日，皆是如此。不料她家隔壁，住著一戶姓周的，弟兄二人。兄已娶妻，弟還不曾受室。平日見哥嫂兩個恩愛情形，未免有些自悲曠獨。他臥房的玻璃窗，正對著曬台。那一夜他已滅燈安歇，到半夜裡，不知何故，番來覆去，只睡不著，只得坐起身暗中摸索，取得洋火在手。正要點燈，忽見隔壁曬台上，火光一閃，把他嚇了一跳，暗道莫非有了賊麼？意欲喚醒了兄嫂，一同捉賊，只恐那賊人聞聲逃走，倘若一個人上去捉賊，又覺有些膽怯，幸得賊在別家屋上，與我無關，落得冷眼旁觀。待他走到這邊來時，再作計較。想罷，便赤著雙足，走到玻璃窗前，仔細一看，幾乎笑將出來，那裡有什麼賊，只見一個美貌女子，正在焚香膜拜，月光之下，看人分外清晰，認得是隔壁康公館的姨奶奶，素日見她包車出入，心中豔羨已久，只因自己知道癩蛤蟆不配吃這塊天鵝肉，所以未敢存什麼妄想，不期今夜她在曬台上燒香，正當我窗口外面，何妨飽看一番，權作望梅止渴。不道轉眼工夫，姨奶奶已走了進去。他心中十分難受，一夜未得安眠。

次日晚間，仍熄了火，暗中伏在窗口上觀看，果見姨奶奶又出來燒香。一連幾夜，看得心熱起來，常言道：色不迷人自迷。有一夜，他因窗口離曬台太遠，看不清楚，因此預先伏在自家曬台板壁旁邊等候。如是那知有人暗中窺探，服侍爾錦睡後，沐手焚香，仍獨自一人，走向曬台上去。這夜正是五月十三，皓月當空，光明如水，如是叩罷頭，仰頭望月，出了一會神。正待移步進來，忽聞身背後，與鄰家曬台隔開的幾塊板壁，格格作響。如是還道是狸貓走動，回頭觀看，見一塊板已裂開一條縫，露出半片人面，月光之下，清楚異常。只見這半片面孔，還滋出牙齒對她笑著。如是不看猶可，一看之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叫一聲，向裡面飛跑。冷不防曬台門口，還站著一個男子，如是又吃一嚇，定睛一看，見是爾錦，才覺放心，因問：「你已睡了，為何又起來咧？」爾錦一語不發，冷笑一聲，走上曬台。如是還有些膽怯，仗有爾錦在旁，壯著膽，重複走出外面觀看究竟。見那板縫外的人面，已不知去向。爾錦一手將板壁推了一推，見可搖動，頓時滿面怒容。如是低聲道：「你可見適才有個人面嗎？險些兒把人嚇殺。」